

字少眉集

画集

宋省予画集

编辑者/曾贤谋、宋展生
出版发行/福建美术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1993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8
印 张/16 4 插页
书 号/ISBN 7—5393—0217—8/J·207
定 价/168元(平装) 228元(精装)

责任编辑/舒 云
封面装帧/江声海
版式设计/陈正强
舒 云
作品拍摄/郑连生

宇野浩二

画集



(1910—1966)

纪念已故著名花鸟画家·宋省予先生

中国画坛早逝的英才

——为宋省予画集的出版而作

孙克

今年初应福州画院朋友们之邀参加福建省首届花鸟画研讨会,并做厦门和武夷山之行。归来不久,即接到曾贤谋、吴桐森二位来信,希望我能为已故著名画家、教育家宋省予先生的画集写篇文章。在福州我看过宋先生的花鸟画作品,也看到他教过的多位高足——包括曾、吴二位如今都是颇有成就的名家的作品,印象还清晰。在难以推辞的情形下,勉力写些感想,聊表一二。

姑不论福建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曾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对外交往的记录,有清近三百年,尤其是近数十年中,福建由于处在海峡两岸对峙的特殊环境,加上交通不便,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确是偏僻之区。再因我们的孤陋寡闻,福建许多位很有成就的画家的名字,在北方是较少听说到的。像艺术造诣极为精深的前辈大师陈子奋先生,也只因为印有一本白描画集,五、六十年代方为画界熟知,但他的许多精美之作,却少为人所见。有许多极富才华的画家,一直是默默地耕耘着。宋省予先生便是这样一位造诣精深、成就斐然而很少得到介绍宣传的画家。

承蒙曾、吴二位寄来材料,帮助我对宋先生的生平及艺术有了较完整的认识。

省予先生是福建上杭人,幼承家学,聪慧好读,七岁开始学画,从未间断。十一岁进县中学读书,于诗文、书法、金石倾力学习,立下坚厚根基,十五岁中学毕业后迫于生计而辍学,开始美术教师生涯,从此辗转于粤东各地,在教书鬻画生涯中渡过青年时代。他是一位早熟的艺术天才,青年时画名已远播,如今我们看他在1936年的画竹之作《秋声》,不仅做到形神兼备,难得的是在笔墨的运用上已相当熟练,不仅笔意纷披潇洒,穿插得宜,而且通幅意态自如,不温不火,既见慧性又示功底,算来先生时仅廿六岁。竹是文人画家擅长的“四君子”中最多见的画材,宋元时代已臻完美,到清初石涛、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燮、李方膺等更是异彩纷呈。由于墨竹最充分体现“书画同源”的精神,是能展示画家的胸襟怀抱、文采素质和简约恬澹的人生寄托,所以千百年来画竹一道虽只在双钩与水墨之外较少更新的拓展与变异,但文人画家们一代代仍然乐此不疲。从另一意义上说,它的实践似乎是画家功夫素质水准的标志线,遗憾的是近代以来能够得上这个“标线”的画家越来越少了。

省予先生是位聪敏而早熟的画家,他擅长花鸟,如他在青年时画的《菊雀图》(1937年)《月栖》(1943年)《芦汀栖禽图》(1947年)都是成功之代表作,而且走兽也很精到,同是这时期画的《双牛图》(1943年)和自题为《怀抱》(1941年)所画母子猿图,都是神酣意足,笔力浑融,比之同时代北京、上海名家,毫无逊色,允称大家气象。

宋先生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固然与他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过人的悟性有关,而善于学习与吸收前人艺术中的长处为己所用,则是决定他的艺术成就的关键所在。中国画历来学习方法是注重师承门户,口传心授,缺乏系统的教学体系,加之当年传播媒介尚不发达,学习者难得见到前人精品,因而往往囿于一户一门而终

身不得超拔。打破局限、开阔视野而广为吸收别家之长,往往成为那时画家进步与成功之关键。宋先生的作品中既具岭南画风,自是他自幼陶染所致,同时明显的看到他受海派——即任伯年状物传神天机活泼的雅俗共赏的风范影响更深,唯其如此,当他遇到花鸟大家张书旗先生时,也便很顺当地接受了他天机灵动的笔墨和特有的用粉的技艺,丰富了自己的表现力。如果仔细品味先生的笔墨,又显见二位先贤——同是八闽画家而客居扬州的新罗山人、尤其是黄慎的脉息。这在宋氏后期的作品中似乎更为突出。黄慎的狂草之笔入画,强调了绘画的书写意趣,是文人画自清初更进一步摆脱斤斤形似而更入抽象美感情趣的发展,对于宋先生后期作品的风格趋于奔放恣肆,似乎也应做如是观。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宋先生的艺术明显地走向成熟,更具个性。他的书法雄浑宽厚,金石气很重,是他临习金文和北碑的结果,行楷又舒畅自然,腕下流走,才气横溢。融书入画,信乎先生才调之高,确为后辈所难及。

五十年代为了寻求中国画与时代结合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是继续自三十年代以来画坛上“改造”中国画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画的发展是走过一段曲折之路。表现在不顾艺术的自身规律,简单化理解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和配合政治运动的号召,使不少有才能的艺术家的创作受到影响。如今回首当年一些作品,虽然感到画家们的一片爱国的赤诚,而艺术上多少显得勉强了。这几乎是那时大多数画家共同的经历。宋先生创作于1960年的《菜多猪壮大,肥足稻丰收》,1958年的《山歌声里夕阳红》等,我们这些过来人,只要一看题目,历历往事如在,甜酸苦辣一齐涌来。有趣的是宋先生这样的作品中,也是神情专注,画得认真,构图饱满,造型生动,笔墨活脱,足展功力。当年老前辈们的虔诚,令人动容。希望这样的作品也一样收入集中,因为这是真实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宋省予先生在“文革”初期过早谢世,当时年仅五十七岁。对一位中国画家来说,这个年龄往往是刚刚成熟而正待向高峰前进的时候。他留下许多成功的作品,自然也留下未竟的事业和更多的遗憾。

宋先生谢世20多年,“文革”十年自然是寂寞的。然后是开放的十年,中国画坛热热闹闹,在一片关于中国画前途“穷途末日”与“方兴未艾”的喧嚣声中,先生仍是寂寞的。但是先生的艺术仍在,先生的精神仍在,他的学生们和景慕他的艺术的人不曾忘记先生,收集整理、出版这样一本画集,便是人们献上的一瓣心香。也愿我的拙短的文字,表达出我对这位早逝的前辈的敬仰之情。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可庐

浇得砚汁留余润 占得人间翰墨香

——忆先师宋省予先生

曾贤谋

宋省予先生，福建上杭县人，原名连庆，字廉卿，十四岁后更名省予，字善余，号春风红杏楼主、红杏主人。生于一九一零年，卒于一九六六年，终年五十七岁。生前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首届福建省政协委员，是近代画坛难得的一位早熟、多产的著名花鸟画家；能诗，善篆，工书行草，尤豪於饮，兴至则解衣倚醉挥毫，“三绝才名世所推”，诚非虚誉。

先生家乡曾是新罗山人的故里，闽西清代还出过上官周、黄慎等著名画家。先生父亲赞周，字赉臣，为闽、粤、赣地区名画人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辟“东赐轩画馆”。先生自幼喜弄笔墨，聪明好学，六岁入崇正小学读书，尝自镌“七岁学画”印章。九岁即席作《双喜图》，梅梢双雀，跃跃如生。十一岁进县立中学读书，受校长丘显丞（清末举人，精诗赋、工书篆）的钟爱，在诗文书法金石方面对其精心指导。先生自述：“这段时期，特别用功，清晨研读诗书，熟背唐诗，尤好《小仓山房集》。晚上温书习字，于颜、赵、魏碑及二王法帖，无一不练。”家学渊源、良师教诲和自己的努力，使他的诗文和书画艺术在中学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五岁中学毕业，迫于生活即就本县树人学校任教。其间常随父亲走汕头、梅县、闽西一带卖画，替人写相，为祠堂庵庙作壁画。先生早年就倾心于花鸟画，时为上杭广东会馆绘图缀饰，以及后来在各城市举办的父子书画联展中，其所作花鸟已自具风貌，有出蓝之誉而扬名广东。十六岁那年，应聘至蕉岭创兆学校任教。他只身离家，从此开始流寓粤东，先后执教于梅县美专、汕头聿怀中学、嘉州美校、潮安镇海学校、梅州中学，还创办“省予画社”、“美术人材养成所”，为粤东地区培养一大批美术人材。当年，先生曾在一幅《松风图》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出林鳞鬣尚参差，已觉干霄势崛奇；

只恐庭阶留不住，满山风雨化龙时。

青年时代，先生即怀化龙之志，遨游四方。“三十六峰九曲水，恣情收画囊中。”在潮安，他与诗人何侠等游南岳，过韶关，上丹霞，对景写照，咏诗抒怀。“谈心品茗翠微间”，“临风歌啸激江潮。”在与时贤文士交往中，使他有机会更广泛地接触到收藏家手中的大量名家真迹，蕉岭宋秉苏家藏的五十余幅古画，他都一一仔细研读，手临心摹，博采各家各派之所长。一九二九年夏，先生应约往访在厦门集美任教的画家张书旗，张氏很赞赏先生的才华还赠予所作花鸟四帧。这个时期，先生喜爱张书旗、任伯年、高剑父的画，而最使他崇拜的是八大山人。因感友人千里挟来八大坟前绿叶而吟的二首七绝中写道：“为怜八大坟前物，珍重摩挲当宝看”，“淋漓画笔高千古，一瓣心香独拜君。”

先生敏于观物，善于博览约取，又能刻苦钻研。从十六岁就开始举办个人书画展，至三十岁左右他的书画艺术，就已渐趋成熟。寄寓粤东十二三年鬻艺展览生涯中，凭着“行李萧条笔几枝”，创作出数以千计的作品。这些作品，书法多为行草；国画除主要画花鸟走兽外，也偶作山水和人物。

抗战开始，先生感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毅然携眷还乡，投身抗日活动。捐资救亡，奔走于粤、闽之间。与当代名家联合举行“抗日劳军义展”。先生有句自嘲：“来是残春去是秋，白鸥笑我久淹留”。在此期间，先后结识了张大千、高剑父、关山月、黎雄才、黄独峰等著名画家。一九四二年曾与黄独峰同日举行书画劳军

义展于韶关。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当时赠关山月一首诗中抒发得更加激昂而悲壮,诗曰:

不避时艰万里行,天南游遍复西征;
乱离到处留鸿雪,朝野于今识姓名;
我对画图挥热泪,更谁健笔斗奇兵;
疮痍满目增伤感,夜半秋风起武城。

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先生心花怒放,再度囊笔漫游。先后在汕头、香港、广州、韶关、厦门、漳州、泉州等地举办的个人书画展,在艺术造诣上均获得很大的成功,其影响波及东南亚一带,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高剑父为画展书匾、撰序,并题词赞曰:“一门书画,笔精墨妙。”诗人何侠赋诗道:“三绝才名世所推,扁舟风雪过江来;越王台畔重携手,聊慰故人酒一杯。”由张发奎、罗作英、香翰屏等人赞助,在广州举办展览并印行《宋省予书画展》图录,称:“宋氏作风,综合古今画法,成南派正宗,造诣湛深,求之现代作家,实所罕见……”

解放后的艺苑,百花齐放,焕然一新。正步入不惑之年的宋先生,倍觉意绪欢愉,赋诗咏怀:“翻覆乾坤世道平,砚田到处乐躬耕。”“年时好景怀橙桔,无限诗情画里逢。”在故里上杭,先生自辟“省予画室”;一九五七年重返梅县创办美术学习班,后回“上杭美专”执教,课余或整理画稿,埋头创作;或约诸诗友,“酒边连日快论诗”。他的《九秋咏》、《菊花新咏》等诗作,以及《母子羊》、《旷代英姿》、《双虎》、《四季花鸟》、《白鹭芙蓉》、《紫藤八哥》、《山歌声里夕阳红》等画作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一九五九年,先生自篆印章“百年已过半”,是年秋天,应聘执教于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在校七年直至辞世,先生均寓居福州仓山“月林山馆”的一间旧屋里,经常穿着一件退色蓝布长衫,因没带家眷,多是寄膳食堂,一份饭菜一杯酒,生活十分俭朴。每天上课、作画,有时吟诗写作,为撰写《宋省予花鸟技法讲座》稿,每至通宵达旦,诚然一心扑于教学和创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趁此年华未老,拟今后加强创作,以遂初心于万一也”。在诗中也吟出了:“如今得主应含笑,有待开时入画存”。“当此百花经雨润,敢辞一艺及时鸣。”其内心之欣慰,其意气之浩然可以想见。这阶段,有《稻熟鸭肥》、《岩壑春光》、《荷花白鹭》、《万寿图》、《水仙》、《飞鹰》、《紫藤双兔》、《双雁》、《风动鸟声碎》等代表作,曾先后参加全国、全省展览,或披载于报刊杂志。在担任花鸟画教学期间,他传授技艺,诚恳备至,勤示范,常观摩,以身传重于言教。对有能力肯努力艺事的青年,不管是在校学生或社会青年,总是予以谆谆诱导,勉励其“百尺竿头期更进”,“珍重前途猛着鞭”,以辛勤的汗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艺苑新苗,造就了八闽花鸟画坛一代人才,厥功实伟。今活跃在福建美术界的中、青年花鸟画家,尤其写意花鸟一派,多是出自宋先生门下。

先生为人谦和,少言语,安缄默,乐恬淡,“立品清超堪似竹。”教授学者虞愚、黄寿棋、包树棠、黄兰波等,均与先生过往甚密,丰子恺与先生的书画交契,历时十八载。和同时代画家李耕、陈子奋也时有往来。先生称道陈子奋白描,陈氏也十分称赞先生的成就,有诗赞曰:“前追椒石后剑父,腕有鲈锤口有诗,遗产继承加发展,鲜妍赋采笔雄奇。”侨居泰国的旧交柯雨三、孤鸿,以征集先生作品和轶闻

为其一生要紧事。寒暑假，先生返里探亲，“草草行装几卷诗”，路经泉州、漳州，每每与当地诗友饮酒唱和，即兴挥笔，欣得“毫端宾主联情感，始信明时道不孤。”不料于一九六六年夏，在文革“动乱”中，先生含冤匆匆离开了人间。

不袭今人与古人，自家有法写风神；

一枝一叶常观察，胸竹何如眼竹真。

这是先生题墨竹的一首诗，在诗中，他明确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艺术主张。丰富的大自然，是花鸟画创作的真正源泉，而不是他人规范的笔墨程式。他一生的历程，正如他诗句所说的，不落古人窠臼，师法造化，走自己的路，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形成了个人的雄浑、苍润、清新明快的风格。

先生早年虽从“海派”和“岭南派”中吸取营养，后又追元、明、清诸家，但他不为前人成法所困，而能融会贯通，变化运用，把创作灵感与取法自然紧密地结合起来。所谓“一枝一叶常观察，胸竹何如眼竹真”，就是坚持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凡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均作细心观察、写生，手追心记，肖万物于心中，得理神于笔端，渐臻形神俱似之化境。读先生作品，其取材广泛，花卉静物、飞禽走兽、蔬果虫鱼、家禽家畜皆无不工；其构图，繁简得当，穿插自如，气势贯通，既空灵又完美；其造型概括准确，讲究笔触构成，重神态刻画，生动活泼，千姿百态，令人惊叹不已。这在他所画的猫、虎、鹰、鹤、八哥、翠鸟、白鹭、兔、鸡鸭以及草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笔墨造型，传对象之风神的精深造诣。

先生作画重笔墨技巧，更重天机逸趣。在用笔、用墨、用色方面，他十分强调“线”的作用，强调“写”的韵律，不赞成重重叠叠“做”的功夫。先生工书法，对古籀、魏碑、行、草均有研究，其画作又融入书法笔意，更富有节奏感和韵味。运笔豪放泼辣，挥写自如，尤善中、侧、顺、逆、转折并用；用墨燥湿浓淡层出不穷，光晕焕发，气韵生动，耐人寻味。不论小品或巨幅，均得自无拘泥随意挥洒之间。其苍浑劲秀，尤其洋溢于兰竹作品中。先生有诗自况：“年来写竹贮墨多，酒酣兴至任挥毫；几笔疏密欹斜处，犹有风从纸上过。”

先生博通诗文，其题画诗跋，清新天成，与画意相得益彰。画牡丹题：“一自承恩新雨露，神州无处不花红”画石榴花题：“最爱年年红五月，满山开遍石榴花。”凡此均扣画旨，且能别出新意。晚期所画《梅花水仙》题有：“兴来不画凡花卉，庾岭高人洛水神”，以及常在兰竹作品上钤上“偏爱兰竹”或“五十后多画兰竹”的闲章，表示其晚年变法，在巧臻拙、华归朴的蜕变中，探索新的天地，以期更强烈地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先生后期的作品，就是经千锤百炼后获得升华，“已达到独往独来的境界。”

“浇将砚计留馀润，占得人间翰墨香”。先生一生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创作出大量既富有个性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绘画优秀传统，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在先生谢世廿五年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著名国画家宋省予画集》。我以为，真正有生命的艺术品，不因不实之词的淹没，也不因时光的推移而减色。先生的翰墨馀润将永远飘香人间。

曾贤谋于福州

1991·3

绘画



万寿图 (局部)

1、万寿图
82 × 152cm
1964年

上海省立美术馆藏





2、青白满堂
70 × 147cm
1962年